



写这本书的计划是两年前我给一个贵州行业展馆撰写馆呈文字时诞生的。当时我已经写过两个类似展馆或博物馆的展呈文案,这是第三个。它们虽然归属不同的行业,却都有“贵州”——这样一个共同的母题。

项目负责人知道我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又知道之后我没有从事专业而改行文学,好像这种跨界正是他们需要的,也很欣赏。因此,中途虽也有些小分歧、小反复,但结果还算圆满,都验收合格,通过了。于是,当时脑子里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能从我专业的角度写一本关于贵州的书呢?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贵州显然都被外界甚至被历史有意无意地忽略、扭曲,乃至歪曲!这三次经历也算助缘,它们将我头脑中的贵州印象重新夯实,甚至重塑,因此我也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感触纪录一下,哪怕对贵州,这些是它不需要的,但对喜欢并想了解贵州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来聊聊我跟贵州的缘分——我是在湖南出生的,但也仅几个月,就随父母来到贵州,中途除了四年大学,三年“北漂”,一些短暂的出差,加起来算一年,身居异地打满算才八年,其余时间我都是在贵州度过的。现在看,这种共处还将延续下去。

我是想说我与贵州有种亲近感,也是认同感,这与居住时间并非一回事。况且早年,我对贵州并没有这些体会;相反,我与那些持“三无”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腔调的人一样,得空就忍不住对它一通挖苦讽刺,有些用字可能恶毒,就不宜再重复了。总之本质里我并不把自己当贵州人,小时候更有一种遗憾,因为当年父亲不离开他曾工作的北京、上海,那么现在妥妥地会有一个大城市属于我!

三十岁前终于有机会去当了“北漂”,但对一个即使有本科文凭的自然人,生存仍旧不易。有一次,工作、住处同时出了问题,寻觅中,对飘荡的生活状态忽然间就有了一种“够了”的感觉;神奇的是,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了现在单位的征询电话:想不想来?还有选择吗?我把这当作命运的召唤,自然也是来自贵州的!于是,回去!之后近二十年,再没有离开!

对贵州的了解,得益于这二十年中不定期到县一级地区的游走,其中又有三种情况;最多的是参加地区一级文化部门组织的活动,活动中常包含对当地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的参观游览。对一个时间与财务皆不能自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方式,缺点是路径、目的地都是主办方事先定好的,没有选择的可能。

所以另一种方式,凭个人兴趣到目的地小住三两天,也是游览、体验,恰如其分的好方式。这样比较机动,目的性强,也有选择权。最后,我还曾在贵州一个贫困县扶贫帮扶过一年,在此期间,对贵州偏远地区的贫苦,对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缺水情况及糟糕的路况,都有切身的体会——靠着以上三种方式,我对贵州的基本面有了一个大概的感性的认知,尤其对贵州有了史上,时代更替时所起到的滋养、隐居、避险、护佑等作用印象深刻;同时,贵州在华夏文化的衍化过程中,尤其新文化诞生,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你不知道的贵州》即围绕这几方面进行组织阐述说明。当然,个人的视野终究有限,因此可以的话,我期望中这本书是开放的,系列的,如真有遗漏,也可以在后续予以弥补,不致遗憾。

有一天我初算了一下,贵州88个县,我到过一半(有些县不止一次)。以后,可能的话,再将其余地区补齐(不作为目标)。

因此写作《你不知道的贵州》时,这些从专业的场所(图书馆、地方志办)包括网络收集到的资料,我也用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遴选,并给出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在此,也对那些对我的想法有过启发的作者表示感谢,也感谢贵州省作协对此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支持。

最后,忍不住套一句大词人的句子来结束本文:

我看贵州多妩媚,料贵州见我应如是——

本文为《你不知道的贵州》一书自序。题目系编者所加

贵州有许多朋友,并且大多都是写散文的,这跟我多年以来所操作的散文写作有着很大的关系。那片土地,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但是,因为我看了太多贵州人写的散文,当文字与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贵州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是很清晰的。在这些文字里,在这些朋友当中,陈丹玲是我众多朋友中印象很深的一个。她的散文,最初接触到的时候,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后来,她出版了散文集《露水》,先后送了我两本,一本被某个文友带走了,至今未还;另一本,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跟我的众多藏书一起,构成了我的阅读空间。得空的时候,我总会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挑一两篇文章静静地读上几页。每次阅读她的散文,都有一种感觉:素净、明亮、柔和,如沐春风。

长期以来,贵州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了浓烈的地域色彩,但是,陈丹玲的散文,在很多时候跟那个土家族的身份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在我的阅读视线里,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写作,往往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打上了民族和地域的印记。如果按照惯常的思维,陈丹玲是完全可以走那样的路子,浓墨重彩地去写她的那个神秘地散居在川黔渝之间的土家族,以博取世界好奇的目光,但是,在陈丹玲这里,她似乎并没有去凑这个热闹,相反,在她的散文里,她的写作,撕去了这一次神秘的民族标签,而是直接地把她的笔触指向她脚下的土地,在《桃林尽头的木屋》里,她写道:“路的尽头是村里三婆的小木屋,地脚一圈都是用一平方米左右的石块竖撑着,石面未经打磨,粗糙而单调。上面是深褐色的木板墙,细密模糊的木纹,让人几乎忘记它最初作为树的模样,从森林砍伐出来时不断散发的略微苦涩和潮湿芬芳。在腐坏的木缝处,偶尔会长出一棵小草,抑或一朵蘑菇,证明它亦生亦死的存在。石块撑起的一张沧桑的脸,渗透出来的是岁月久远的腐败和新鲜”,类似的文字在陈丹玲的散文里大量存在着,就是这些文字,让她去触摸那片土地上的树木、山路、村落、果实、花瓣,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比如在《一棵草活在身体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从十二岁开始,妈每个月都要用两枚鸡蛋煎一杯粉红花瓣让我吞服。弟弟曾经为我有这样的待遇极大地表示不满,妈只是狠狠瞪他一眼,不说话。这种享受特殊待遇的优越感让我缓解了成长的不适。羞涩、恐惧、疼痛,敏感被一朵花舍弃身珍藏和拯救。自此,我的身体里活着一枚隐忍的花朵。”在这里,陈丹玲向我们展示的是故乡的一种民俗,这种地域性很强的民俗,在她这里被隐藏得不动声色。又如,在《走过的,人,流过的》里,她说:“暮色笼罩时,有人站在村子对面的隘口上骂架,被骂的人有可能也被骂得投三次胎了。外婆说那是骂朝天娘,如果得罪她的人听见了却不出来承认,肚子就会痛的。我想隘口真是个骂朝天娘的好地方,因为村里只要是人都听得见。”她没有把她的贵州、她的印江、她的土家村寨当成一个标签去招摇,在她的笔下,土地意味着故

她的母亲是村里最会讲故事的人。在田野里,在山林中,在火炉旁,在小河边,母亲讲述的故事像一只只闪着星光的蝴蝶,点缀了它的梦。会扇金子的鱼,一摇就掉落钱币的柏树,化身娇俏少女悄悄给后生煮饭的田螺,想娶员外家漂亮女儿的癞蛤蟆,蜕皮后竟是美男子的金蛇郎君,还有那些鲜活得犹如就在身边的树兜妈妈、阿方、阿曼阿震、千里眼顺风耳……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苗族人没有文字,苗绣是他们美丽的“无字之书”,苗歌是他们炽热的诗歌,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祭辞则是他们千百年的文学作品与族群的记忆。

这是本名龙凤碧的苗族作家句芒云路发表于2025年7月2日《文艺报》的文章《当命运的文学齿轮转动》中的一段话,我从这篇文章中窥探她小说集《九箱云朵》融入苗族元素的原因,文中她以云路为笔,以烟火为墨,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沉浮,轻轻铺展在纸页之间,让一个民族的密码融入字里行间,丰满了如歌岁月,让故乡有了新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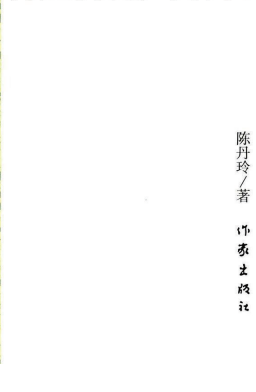
最打动我的是,《九箱云朵》里句芒云路的讲故事方式——并不夸大故事的起承转合,也不会将矛盾的尖锐化作震憾式的宣泄。她是从生活中那些常人司空见惯却又毫无察觉的地方寻找故事素材,又是从别人善于忽略的生活琐碎中挖掘出一番味道。这不同于舞台上让人叹为观止的钟鼓饕餮之豪华排场,也不同于战火撕碎所有看似温馨的时刻,句芒云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大哲学家传达来的朴素之思。比如坚忍的小雅艾、穿行于苗山水之间的“巴狄”师傅、“巴狄”拉奎、云落城下“巴狄”与母亲、云中开服装店的仓静、命运坎坷的鸽子、农村老广富等,或者就如我们周围的这些邻居、同事甚至是自己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他们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迹,他们或许只是一个又一个每日重复不停地与庸常在一起的人。但句芒云路写到他们的喜,那都不是夸大的那种狂喜,更多的是一种平静和真实,它平淡而真实,句芒云路的目光是很平等的,她是平视,而非俯视,也并非同情,就那么轻柔细雨般,低声沉稳地叙述着。她像个温婉且笃定的旁观者站在故事外侧散发着绿光,向人们娓娓地道出每一个人的形象。每个故事里甚至也有独特的生活温度,仿佛你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如果说,生动的物象是《九箱云朵》的血肉,那么贯穿于全文的“云路”就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空洞的意象,它背后的内容太过丰富,深刻,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它,因为它是小人物抵抗生活的压力所注入的能量。在《归来去》一节里,云路是违反家庭观潮规律的喘息。里面的人历经生死轮回,在从相聚走向离去又从离去重归相聚的过程中,他们会感到疲惫、苦痛以及不舍。一抬头便看见了一片云,它成了他们最好的依靠,哪怕世事无常、乾坤颠倒,也仍然有一片云能使他们的生活在浮沉之中依旧稳如泰山。我们常说普罗大众,但人生却是有起伏的。不论喜悦还是忧愁,悲愤

陈丹玲散文印象

陈洪金

村庄旁边的补白



陈丹玲 补白

乡,村人意味着亲人,因此,这时候,我们便会发现,陈丹玲其实是用一个女性温润的视角,以一个亲人的身份去探一片土地上的物像。无论是自然、动物还是行人,在她的内心里都是倍感亲切的,同样,在她的笔下,也都是倍感亲切的,这就给我们的阅读过程,也传递出了一种亲切的感受。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把内心的投入作为一个尺度去衡量作家的作品,那是非常肤浅的。陈丹玲的散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她的文字有着很明显的色泽感,她营造的意境有着很清晰的画面感。这样的特质告诉我们,当陈丹玲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就化着的事物时,她非常明确自己的作品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于是她的笔触剔除了芜杂的、琐碎的、零散的素材,剩余的便常常被忽略的事件。疏朗有度地成为她所以擅叙的并且是必须存留下来的具象。纵观陈丹玲的散文作品,很多篇什都能够让我们通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生动的、清晰的画面,流畅的、鲜活的场景,比如,在《被夜色过滤·牵挂》里,她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场景:“橘红的灯光以一种柔美的姿势与和蔼的态度消融着周围见缝插针般紧逼过来的夜色。我提着包站在交叉路口,道路宽敞而流畅,一条路搭上另一条路的肩膀或腰身,为紧张、充实而忙碌的场面拓宽了平台。车流、人影,默契地彼此穿越或停留。此时,车少人稀,道路看起来流畅。我回家的脚步不用寻找斑马线上的时间空档,从容镇定地穿过。不论是上班,还是下班,与这个巷口擦身而过是我每天都要经历,又常常被忽略的事件。日夜守在巷口的两个水果摊,几串葡萄,水灵灵的模样浮动特有的清香,安安宁宁的气息从那些圆润剔透的果粒上飘出,总在不确定时刻抵达我的意识深处”,这段文字里,色泽、人物、场景、动静高度融合,显示了陈丹玲对于主客诸多要素张弛有度的把控能力。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富有个性化的文字锤炼以后,陈丹玲找到了、丰富了她自己的文字表达系统。在她的写作过程中,她的散文作品便构建在了一种个性化的词语群之上,在《记忆里鲜活的铁锈味》里,有这样的文字:“阳光从房顶的东面筛下来,不加思量地加入院子里晒面条的场景。一排又一排用竹竿晾晒的面条,乳白颜色,柔顺身影,有了阳光的抚慰,更显得晶莹剔透,风味独具。穿梭在面条行间,纤细竹竿上那抹未来得及风干的青绿色星星点点地呈现,内心瞬间生出了一丝怜惜。麦粒掺杂杂

水的清香在面条里残留,指尖顺着竹竿滑行,我甚至感觉这是最幸福满足的一刻,能听见风到达和离开时的轻巧脚步声。”这样富有选择性的词语表达使得她呈现出一种雅致,让我们的散文形成了一个个闪烁着智性光芒的画面。因此,我们可以说,阅读陈丹玲的散文,在很多时候,同时也是在欣赏由她的文字在我们内心引发的一幅幅山水画、人物画和世相图。

我们的散文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一种事实,那就是对写实的高度依赖。作家们往往会用相当多的精力去营造一个构建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文字场。这种情况,相对于陈丹玲来说,却被她有意识的绕开了。她试图从传统的藩篱里挣脱出来,寻找另一种境界。在她为时不长的散文创作经验里,她一直在这样做。于是,陈丹玲的散文,从语言表达习惯上,她的许多句子,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通过实景实物,再度进行思想和哲理的嫁接与融合,比如在《早晨像水一样铺开》里,她写道:“泛着幽幽青光的沙石沥青路,脚踩在上面,由于意识里对石子的坚硬有着本能的设防,被磕痛的期待和担忧萦绕于心底,尽管这条华府路是目前小城里最开阔最新最平坦的道路,现代城市的气息在它的铺展和引领中越来越浓郁。挑战、诱惑、期待缠绕无数个早晨或黄昏,在时间与记忆合谋制造的遗忘里,老人和老屋,青春和面容,总是被淘汰出局,总是手无寸铁的顺从——后辈们已全部搬离宅院,他和老伴留下来守护。前不久,老人的后辈对宅院的墙壁和花窗进行了修补。崭新的木料颜色以及瓷粉的气味,在宅院久远的青灰上犹豫不决,与他特有的时光感和历史感不能握手言和,我们眼中的木壁也呈现出怪异的表情。在迈出大门时,我明白,尽管阳光大方地、温柔地照射在封火墙残留的墨迹上,也无法与真实的过去进行对话”,这样的虚实结合,让她的文字充满了张力。从总体上看,陈丹玲的散文里,一方面,她向我们呈现的是她的目光和身影所及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在这个现实世界的背后,她还向我们呈现出了由此及彼的内心思考的感悟。

陈丹玲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位优秀作家,在她的面前,世界是神奇而广阔的,她要写的,她要说的,都还没有完全敞开。我们期待着那个未知的世界,在她的笔下,随着岁月的流淌,在她的散文作品里呈现出让我们惊喜的欣慰的独特质感。

苗族星空上的云,先辈说那就是我们的彩虹

——读句芒云路短篇小说集《九箱云朵》

龙正舟



九箱云朵

抑或忧伤,在《手语》中也有相应的场景——“云朵”。天边或者前方的云朵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作为一切表达的基础,能让感情在看不见的倾诉与弹奏下得到绽放,同时让世人将内心的冲突融汇在一片祥和之中得以释放。

在《不等式》里,我从她的叙述里窥探云朵是众生在生活不易里看到对抗命运的微光。故事里的人,在命运的棋局中苦苦挣扎,在人与人的差距不甘,就像一道无解的不等式,永远找不到平衡的点。而云朵的存在,却让他们明白,纵使命运翻云覆雨,纵使生活的征途布满荆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受世俗的规则束缚的——比如心底无穷无尽梦想,比如对抗美好无边际的向往。那片自在飘荡的云,是他们对抗命运的底气,是困顿岁月里,不肯熄灭的希望火种。

在《洁白的云朵会撒谎》里,云是藏着心事的载体。它看上去纯净无暇,内里却塞满了念念不忘的执念,盛满了未曾说出口的谎。那些压在心底的秘密,那些不敢直面的过往,都被悄悄收进云里,等一个风起的日子,飘向远方,盼着某天能收到回响。验证了她那句话:我领略过她慈悲如静水,也知道她化骨如绵掌,救赎杀戮皆无形。

而在《谁把花放在枯叶上》中,云又成了山水苍茫间的一抹怅惘。鲜花与枯叶的对照,是美好与凋零的碰撞,天边的暮云,恰好为这份怅惘晕染出一层诗意的底色。故事里的人,在与爱人作别后,独自行过茫茫山水,抬头望见的那片云,便成了温暖思念的寄托——纵使再遥遥无期,人们也始终相信,总有一片云,会跨越山海,捎去心底最纯粹的牵挂。

在《鸽子,鸽子花开了》和《阿耐拉星的礼物》这两个故事中,“阿耐拉星”实则象征着苗族元素,同时又将云朵作为温暖的征兆。故事情节温暖无比,当看到鸽子花盛开的时候,在得到珍贵礼物的一刹那,人们看见了人世间的善意。天边的云彩充当背景的作用,哪怕人生艰难困苦,也会有暖心的时刻,使人们知道:人值得。在《如果孤独可以唱诵》中,云是孤勇之歌的配乐,人们怀着残缺的身躯,在人间独自行走,一如遮挡在太阳前方的浮云般暗淡无光,但依然守着微弱的光芒。孤独成了唱诵之歌,浮云渐渐散去,那份守望和坚持也是最让人感动的部分。可以说,每个故事里所有的云影淡淡不一,或明或暗,却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衬托出娓娓道来的故事像“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者看着云卷云舒便知晓了小人

物的刚强和伟大。

除精彩的意象之外,句芒云路的文字是一大亮点,其干净通透,从不堆积华丽辞藻,也不故弄玄虚去装饰,它是那样的平常朴实又温情宁静,恰似山间一泓清泉,在作者的从容洒落之中泻入你心间,安宁、清凉。《九箱云朵》里写道:“那是四处吹乱了棉花团子,是飘在天空边的丝带,是藏着故事的枕头。”寥寥几语,就展现出了云朵的姿态万千;“那有点苦涩、略带湿润的气味夹杂着乡土的清甜和茶树蒸腾的气息。”只言片语,就有风的味道;“这是早餐铺子里的油条香,这里是叫卖的小贩声,这里是各家吃晚饭的香味。”不知何时起,烟火就在我们的身上贴上了标签,我们成了诗中雁落北溪那个摩肩接踵、热热闹闹的人。

这种简约的文字风格,从不是内容的单薄,而是洗尽铅华后的凝练,是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捕捉。《恒等式》里那句“万峰成林,云卷舒”,便是这种文字质感的生命注脚。故事里的人,在命运的起伏里兜兜转转,终于在恍然间明白——世间万物看似千差万别,实则殊途同归。就像无数山峰并肩同行的林林总总,像天边云朵聚散自如的洒脱,人生的起起落落,从来都是生命的常态。这八个字,没有半分多余的修饰,却藏着通透的人生哲理,于朴素中见真章,于平淡中蕴含无穷无尽的深意。句芒云路使用这样的文字,把生活的真谛悄悄藏进纸页,让读者在品读时,慢慢领悟,静静沉淀。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贪恋情节的刺激,偏爱读那些酣畅淋漓的故事,却很少愿意慢下来,静下心来品味生活里的细碎与美好。而《九箱云朵》,恰好是这样一本需要慢慢品读的书籍。它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没有波澜壮阔的恢宏场面,却有着最动人心弦的人间烟火,最真挚最实在的情感共鸣。它像一个装着云朵的匣子,打开来,里面有《归来去》的离合,有《手语》的爱恨,有《不等式》的交错,有《恒等式》的豁达,有《洁白的云朵会撒谎》的执念,有《谁把花放在枯叶上》的怅惘,有《鸽子,鸽子花开了》的温暖,有《阿耐拉星的礼物》的欢快,有《如果孤独可以唱诵》的孤勇。用句芒云路的话说:九篇作品,九则故事,九种痴狂压抑或九种苍凉,此时此刻,我将其作为寻人启事,寻找内心的现实与答案,寻找爱我的与我爱的。

句芒云路的《九箱云朵》,是一本写给平凡人的书,同时也是她写给生活的书籍,这本书有很多我们行走在生活路上的原型。字里行间融入许多苗族生活质朴的元素,在厚重的苗族文化里她用轻盈的笔尖勾勒出一片土地上人们辛酸苦辣的生活,她赋予了生活天空柔软云朵的伟大力量,她让云朵承载了人间烟火万般情感。在《九箱云朵》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九个故事,九种人生,而是高于生活的窥探和梦想,更是我们自己,在尘世里,努力生活的模样。让我们明白苗族星空上的云,先辈说那就是我们的彩虹。